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周書昌先生事略 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其先餘姚人也高祖始遷山東之歷城生而好學棄產營書凡積五萬卷見藏書家易散有感於釋道藏約桂君未谷築借書園祠祀漢經師伏生叔重諸先生聚書其中以招致來學與李君文藻同修歷城縣志朱學士筠稱其詳愼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 特召修四庫書改庶吉士授編修典試貴州能得士與程君晉芳丁君杰邵君晉涵書嘗借館中書屬未谷爲四部考鈔胥數十人昕夕校治會

禁借官書遂止先生之學淹博無涯涘於先正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稱張稷若自謂文拙不存稾亦不著書未谷名馥字冬卉曲阜人於書無不窺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少以優行貢成均交翁覃溪學士詣益進又與濟南周書昌友誘掖後進甚篤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永平縣卒官年七十永平故滇之邊邑君臥閣以治政簡甚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日取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題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著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

程綿莊先生事略

程先生廷祚字啟生號綿莊先世本歙人遷江甯少好學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書無不讀年十四作秋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弟嗣章字南耕深於史先生獨好治經而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竟委探源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生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弱冠補諸生鄉試輒不利乾隆丙辰　召試鴻詞科有要人慕其名欲令出門下屬密友道意曰主我試必入選先生正色拒之竟不用自此不復應鄉舉惟閉戶窮經而已自王輔嗣注易盡掃圖緯之說宋元儒者希夷河洛圖書及變互卦氣之說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

比應之體易學轉晦先生乃著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作象爻求是說六卷自成一家言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乃作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多能發前人未發之覆同時方君望溪鍾君厲暇皆盛推之辛未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被薦入都復報罷自以家近青溪其出處與劉瓛兄弟相類乃自號青谿居士云卒年七十七所著經學外有詩文各三十卷嘗言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尤非孟子不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謂孫復疏經多背先儒非也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

復其狩論若此

崔東壁先生事略　陳履和

崔先生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知縣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爲盜先生要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臺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贏數千金先生悉解充緝盜公費未幾投劾歸著書三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其上古考信錄二卷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謂龍馬負圖出緯書乃方士之言謂庖羲非太皞神農非炎帝以五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謂楊墨欲高於儒者故

稱述上古以求加於唐虞三代之上。凡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言。不可爲實事。謂上古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出則天下尊之爲帝。既没則已焉。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商而後有繼。不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其唐虞考信錄四卷。謂舜事統於堯。古但有堯典。今本割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始於齊代姚方興。其謬有三。謂堯非帝嚳子。堯之德能協和萬邦。故天下歸之。非藉父兄之業。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聖人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爲據。使後世闚干者藉爲口實乎。謂舜以前未有州。舜始設之。故曰肇十有二州。其後水患既平。乃併其三而爲九。僞孔傳謂禹別九州之後。舜改爲十二州。皆謬。謂舜竄三苗於

三危何以復命禹征之何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干羽而七旬遂格此僞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其夏商考信錄四卷謂彭蠡別一地非鄱陽彭蠡自在江北爲漢水所匯鄭樵以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固謬朱子蔡傳不疑以鄱陽爲彭蠡之誤而反疑經爲誤亦非謂庭堅非臯陶當是兩人謂允征乃僞書羲和廢職黜之可也何必興師且羲和黨羿羿必助之仲康安能征之至六卿分掌六師甘誓所記甚明白周官始言司馬掌六師而僞書周官篇因之夏時必無是語也謂奡盪舟非陸地行舟乃力能搖蕩尋之舟而覆之也謂元鳥生商當從毛傳春分元鳥至祈於郊禖而生契不當從史

記吞鳥卵之說。謂湯誓言率割夏邑。則知夏之政不行於諸侯。言夏罪其如台。則知桀不能因湯。湯固未嘗立桀之朝爲桀之臣也。謂外丙仲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僞孔傳。削去外丙仲壬兩代。程子胡氏之說皆謬。謂祖甲乃武丁子。非太甲。當從馬鄭。其豐鎬考信錄入卷。謂夏商周未有號爲某公者。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也。古公亶父。猶言昔公亶父也。謂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何暇謀商。閟宮詩語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而此詩反謂荊舒是懲。則翦商一語。豈可信以爲實。謂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詩。關雎取興河洲。而岐陽距河絕遠。況序但言后妃。尚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一言而

廢三家之說乎。謂周自立國於岐。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禮以奉之耳。非委贄而立於其朝也。謂文王羑里之厄。詩書不言。論語孟子亦不言。至易傳始言之。易傳本非孔子所作。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即所云大難。亦未言為何難。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之心與文王不異。孔子言周之德。周者文武之統稱。況上文言記者武王之言。以為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為專論文而不及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謂偽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不書月而反書時。尚書有是文體乎。又云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特尚書。即春秋亦無此文體也。謂周介戎狄之閒。

乃商政所不及至寢昌寖大又商所不能臣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但爲名號正朔所存故論文武者但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非君臣也則武王雖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謂雖有周親二句承周有大賚而言言周雖有親戚不啻善人故大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謂唐叔乃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非幼明矣蓋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謂管蔡二叔以殷畔漢以前皆不言霍叔至晉皇甫謐始稱監殷有管蔡霍三叔而僞尚書采之謂微子之命雖於措辭而詭

但通發其僞尤易明謂儀禮非周公之制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拜畢乃升今儀禮君辭之乃升成敗是拜上非拜下矣古者公之下不得復有公今儀禮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覲禮大禮也聘禮小禮也今儀禮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蓋周衰覲禮缺失而聘禮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爲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且十七篇多係士禮而文繁物奢已如此然則此書之作當在周末文勝之時周公所制必不如是謂周禮係埋詳備然以爲周公所作亦非也書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

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今周禮封國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海內安得如許地而封之畿之耶古者建國必本大而末小今周禮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是豈先王之法制乎孟子其實皆什一也公羊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今周禮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是正賦之外無無課於民者今周禮使不毛者無職事者出夫里之布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古者止有一郊郊祭天乃如郊祭地則如社今周禮云祭天南郊祭地

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一郊卽兼祭天地。且南北郊亦不當同日。春秋書郊凡九。皆但書郊。果有南北兩郊。不應混而同之。謂共和者。因周召二相和衷共濟而稱之。以爲共伯和者謬。謂能黎事荒誕不足信。謂伯夷叔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其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謂今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齊論語章句多於魯論。是齊魯互

異也。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删而合之。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也。禹但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删而删。不當采而采。蓋不少矣。如公山佛肸兩章。蓋戰國之士。顧自便其私。故誣聖人以自解。而張禹誤采之。夫佛肸叛。乃趙襄子時事。其時孔子已卒矣。何往之有。此誣聖之大者也。謂孔子家語。原書已佚。今之家語。乃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事跡增益而成者。謂孔子事。見於異論雜說者。人猶不信。至世家及家語載之。而人始信之矣。至孔子年譜。則又采之世家家語及諸雜說者。其謬尤甚。謂左傳言孔子相。者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為相國之相。謂匡為宋邑。以畏匡過

宋本一事臣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者小異耳謂孔子無删詩書之事先儒以春秋爲託南面之權行黜陟之事其說亦非蓋春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春秋得孔子修之則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懍然功罪昭著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謂孔子所謂一貫曾子以爲忠恕是即忠恕也先儒釋之曰一理渾然此渾然者果何物乎從曾子之言則學者皆有所持循從宋儒之言則聖道反入於虛杳吾甯從曾子不敢從宋儒也謂南容卽南宮敬叔以爲一人其誤有六語詳本書謂論語左邱明非作傳之左邱明作

傳之左邱明。未嘗親炙孔子。劉歆謂親見夫子無所據。其論語餘說一卷。謂天下之理皆寓於事。非聞見閱歷不能知。故聖人敎人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至宋儒始好以窮理爲說。以靜坐爲功。以明心見性爲道。然則聖人何爲敎人多聞多見乎。其孟子事實錄二卷。謂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旣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惟旣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旣敗。故有喪地之語。謂後人疑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梁行王政。不知周顯王時。周已失國。至東周西周君。判爲兩國。已降同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

欲救民故勉以王政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勢而妄議也其三代正朔考一卷謂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斷無改本朝正朔之理王正月即周正月也謂三正並行於侯國列國自用其歷聖王不強使從已故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可見周用周正晉自用夏正也其三代經界考一卷謂聖王治天下惟期安民必不紛更以擾民夏貢殷助周徹各因其宜至諸侯之國各仍其舊公劉當夏殷之際而徹田為糧可知夏殷貢助不盡行於天下也謂方田法田不盡方而算自方井田之制亦若是耳其禘祀通考一卷謂禘見於春秋者二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觀此則太

廟羣廟皆有禘器非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禘見於左傳者三昭十五年將禘於武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祭始祖所自出也禘見於論語者二所以不欲觀所以不答或問之故皆無明文禘見於王制禮運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祭義皆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惟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亦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加始字於祖之上其說始於趙匡謂國語多自相矛盾不足據卽據國語禘嚳之文亦以其有功而祭非以其爲始祖所自出而祭也祭法一篇出於漢儒蓋襲國語之文其謬有三其讀風偶識四卷謂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三家之詩雖亡然

見於漢人引述者有之與今詩序互異豈毛詩獨可信而齊魯韓皆不可信耶謂前人以詩序爲子夏毛公所作非有實據而衛宏作詩序則後漢書實有明文夫申公說詩疑者不傳衛宏在後何以每篇皆能悉其爲某人之事謂風雅南皆詩之體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不當言化自北而南其古文尚書辨僞二卷謂東漢以後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傳古文尚書皆止二十九篇史記所引尚書皆二十九篇之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謂後人尊僞書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也不知危微二語出荀子荀子凡引詩書皆稱詩云書云獨此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知荀子所見秦

火以前之尙書無危微二語也先生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山陽汪文端序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其心折如此先生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陳履和雲南石屏舉人遇先生於京邸見考信錄卽執弟子禮先生歿爲刊其遺書

張臯文先生事略　華士錫

阮文達居館職時創立　國史儒林傳其序述前代師儒分合及　本朝理學經學諸儒源流甚晰而亟稱近世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與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皆為專家絕學蓋自惠氏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張先生傳虞氏易即傳漢孟氏易矣是以為孤經絕學也先生名惠言字臯文江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即為童子師舉乾隆丙午鄉試敎習景山官學期滿例得引見聞母疾急歸遂居母憂嘉慶四年睿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先生中式時大學士朱文正

公以先生學行特奏選庶吉士充實錄纂修官蓋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先生淸羸督眉作青黝色面有風棱而性特和易至義之所在必遂而後已鄉會試皆出文正之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先生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先生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先生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惜全之當何用文正喜進淹雅

之士先生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埸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
於廣坐誨之文正不以爲忤也爲庶吉士時嘗奉　命詣盛京
象
列聖加尊號玉寶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玉刻
成遣使奉藏其舊藏　寶不得磨治當事以爲然格於例不果
奏又言翰林官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先生
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篆書初學李陽冰
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

最精晉書篆勢是皆人語非漢中郎語也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禮主鄭氏康成言易主虞氏翻所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其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荆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嘗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

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離根散葉鬯茂條理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空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儒之說微獨李鼎祚作集解頗採古易家言而翻注為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為龍圖其徒劉牧以為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為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　清興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孟京荀鄭虞氏古義作易漢學又自為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已廢之後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述大氐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掇拾欲一旦而其道

復明斯固難也翻既承世學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指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先生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及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生平修學立行敦禮自守嘗言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弟子從受易禮者十數甥董士錫字晉卿能傳其學

汪容甫先生事略 賈田祖 江德量 顧九苞 顧鳳毛 鍾褱

汪先生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酷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傅母鄒授以小學四子書稍長傭書村塾中代學子爲文塾師大驚異久之就書賈借讀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爲通人弱冠補諸生杭堇甫沈椒園皆賞異之學使朱竹君禮爲上客同時鄭炳也王德甫錢竹汀盧紹弓並爲延譽乾隆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充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業當益進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先生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語人曰

此行必得汪某爲選首不知其不與試也文正旋督學浙江先生往謁問及揚州文獻作廣陵對三千餘言文極奇偉畢尚書沅開府湖北禮先生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甫脫稿好事者爭傳誦之先生治經宗漢學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墜緒若顧亭林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足繼往開來經學自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闢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性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謂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

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
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尤惡淫祀見人邀福祠禱者
輒罵之聞者掩耳走而先生自喜益甚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
盛名者必殫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或
且求吾罵焉不得耳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潔膳必具母
疾晝夜不交睫廁牏皆親滌焉晚歲羸使全德耳其名延請醫
別書甚甲寅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宗閣疾終西湖葛嶺僧
舍年五十有一先生少工詩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為
則著述學內外篇及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子喜
孫字孟慈嘉慶丁卯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同時學者有賈

君田祖江君德量顧君九苞鍾君褱皆與先生善

田祖字稻孫號禮耕高郵人廩膳生好學多所贍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與陽湖洪稚存同里王懷祖李孝臣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蓋篤學力行之士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吏儀徵人世父昱字賓谷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著有松泉集韻歧瀟湘聽雨錄諸書秋吏少溺苦於學與汪容甫爲文字交所業益進乾隆庚辰一甲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改御史精於小學好藏碑版名書畫古錢著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九苞字文子興化人洽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氏子田侍御之祖姑也博通經史

文子之學得諸母教爲多舉乾隆辛丑進士壽李子鳳毛字超宗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甲辰　聖駕南巡　召試列二等後舉戊申副榜早世鍾褒字薇崖甘泉人優貢生與阮文達元焦孝廉循善共討論經學實事求是君淡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嘗撰漢儒考數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文達爲刻考古錄四卷

淩次仲先生事略

淩先生廷堪字次仲安徽歙人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讀唐詩選本及詞綜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二十餘始復讀書懼時過難成也著掛志賦以見志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之學復從翁覃溪阮文達遊於禮經用力最深不輟寒暑二十餘年於史則大事本末地里官制沿革及元史姓氏有問者從容置答如數家珍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門例選知縣改甯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著禮經釋例十三卷謂儀禮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

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籩豆羊俎七腊肉湆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於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於賓而已。

有司徹無筭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於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覿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即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即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即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而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即私覿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眾介面即

聘賓之私覿畢介覿衆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覿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昏卿則受幣於堂中西昏禮則受雁於楹閒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於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

不同也而其為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為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為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為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為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

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先生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先生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交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

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

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舉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是矣其篇亦不僅

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是矣良金之在丱也非㮚氏之模范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范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下以禮爲學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

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為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胑胳。獻眾賓則其長

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生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掩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

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樸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出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乎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

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為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為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為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為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

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恒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渺適成其為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乎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為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

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傀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襲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即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

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

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耳。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眇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

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耶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眞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眞之有哉先生此論與張蒿庵之中庸論皆古今絕識大有功於聖學者也其燕樂考原由燕樂以通古樂江君鄭堂謂其思通鬼神焉先生卒於嘉慶十四年年五十有五

余古農先生事略　江藩

汪元亮　袁廷檮　鈕樹玉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年十五通五經家貧不能畜書有茗溪書賈徐姓借以左傳注疏讀帀月還之徐訝其速曰熟讀矣徐試之背誦終卷無誤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以郭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孫炎李巡舊注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入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與交年逾冠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惠氏定宇定宇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

學人人知其非羅願非有宋大儒均不足辨也凡讀書撰著當務其大且遠者先生瞿然遂執贄稱弟子焉吳縣朱文游藏書最富先生館其家得徧讀四部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晰夕手一編弗輟致目力虧損或令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後目復明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方恪敏觀承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遊京師與朱學士筠紀文達昀胡文恪高望善咸謂其學在梁甯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戴氏震自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時江震滄孝廉筠亦以目疾授徒人並稱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相論難者薛家三汪愛廬彭尺木汪竹香諸君上下其議

論風發泉湧先生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同社中戲呼鬼谷子云卒年四十有七所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及文選音義均悔其少作不以示人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皇侃論語義疏選音樓詩拾各若干卷其古經解鉤沉已採入四庫書弟子江藩字子屏甘泉人博聞強記心貫羣經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　本朝經學之源流犂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

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尚書考宋氏鑒之尚書考辨王氏鳴盛之尚書後案。江氏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尚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惕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考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坫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考。惠氏棟之禘祫說。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考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坫之車制考。張氏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曰追之儀禮正譌。

張氏惠言之儀禮圖淩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羲之深衣考惠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考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箋於春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驌之左傳事緯陳氏厚耀之春秋長歷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考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考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坫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

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鉤沈武氏億之經讀考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鉤沈字林考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氏玉搢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考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考文淩氏廷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又汪君元亮字竹香元和人少與同郡余古農薛香聞結詩社於城東脚

睨係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生平論學推東原及程易疇論詩文推古農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獨以著述終又袁君廷檮鈕君樹玉皆吳縣人廷檮字壽階家楓江有小園饒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弆之蓄書萬卷皆宋元槧刻及金石碑版法書名畫之屬又得徐健庵所植洞庭山之紅蕙種之名其室曰紅蕙山房與錢竹汀王西莊段懋堂王蘭泉諸公以經學相劘證生平無書不窺尤精於小學樹玉字非石家洞庭山隱於賈博極羣書亦深小學著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

江艮庭先生事略　顧廣圻　徐頲　孫寅亮

江先生諱聲字叔澐江蘇吳縣人少與兄筠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膚劣支離安國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百詩古文疏證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偽作乃集漢儒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偽字一條尚書經師系表一卷凡經文注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偽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未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乃能盡發其作偽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猶未之及

也。先生出而集大成焉。其辨泰誓尤精核。多閻惠二君所未及。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筆札皆用古篆。俗儒非笑之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為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為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讀者瞭如指掌。喜為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遊中若王西莊。畢秋帆。王蘭泉。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干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文恪公首舉先生。 賜六品冠服。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取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艮

庭先生子鏐字貢廷名諸生孫沅字儀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頲最知名顧圻字千里號澗蘋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及駢體爲海內所推重頲字述卿嘉慶乙丑以第二人 賜進士及第官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覲留者自錢宮詹大昕外推褚部郎寅亮爲最

寅亮字搢升號鶴侶長洲人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由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信齋又崇信之

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臆。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至說有不通。每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蓋幾於無所忌憚矣。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

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位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睞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醙酒敖以醙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醙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

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此相例乎。先生精天文歷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先生校正刊本誤字。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嘗議公羊者。貫達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乾隆五十年卒。

鄒叔勣先生事略

鄒先生漢勳字叔勣。湖南新化人。兄弟六人。少秉庭訓。皆以才稱。而先生爲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作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十六七。佐伯氏纂博物隨鈔。佐仲氏纂山經集證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循繩尺。繁或千言。簡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異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先生孜孜爲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湘皋深異之。惜其羈紲里閈。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甯鄉學舍。同編蔡忠烈公遺

集旋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先生知名自此始湘皋修寶慶府志先生與焉所論述爲多郡守黃君宅中量移黔中招先生往至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蕆事其中形勢說循吏傳皆洞中日後時事羅文僖繞典胡文忠林翼時方官黔深與契合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爲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先生隨衆往觀令并執而幽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解是歲爲咸豐元年先生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默深於高郵互出所著相參訂越歲賊陷江甯默深畀以遼史及尚書未定稿促其開道歸長沙時南昌告警先生弟漢章已隨

江忠烈公援江西侍郎曾公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淑偕先生率以往圍解敘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安徽巡撫約先生相從遂同及於難先是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道病至六安益劇所部勇僅開化鎮筸數百人倍道前進先生守大西門賊三爲隧道攻之城圮數丈登陴矣先生力擊卻之忠烈專疏上其功有

詔褒獎以同知直隸州用

賞戴花翎時援師營城外五里不得入而廬州守所部勇目徐淮久與賊通臘月十六夜過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先生命酒左手執杯右手持劍大呼殺賊賊至格鬬斃賊數人賊怒刃中項血淋浪項偏折兩卒掖之前走數武死之時年四十有

九事聞　贈道銜　予卹建祀廬州及湖南昭忠祠先生生時母氏夢虎驚而寤少溺苦於學网舍晝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飾兄弟互相師友志在屬名節敦氣誼前後館穀所入不下數千金悉供購書周急之用家無僦石儲弗計也所纂貴陽府志百十二卷大定府志六十卷興義府志二十四卷安順府志五十卷皆刊行又學藝齋文集三十六卷詩詞十六卷讀書偶得三十六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廣韻表十卷說文諧聲譜十六卷夏小正義疏一卷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六國春秋二十四卷顓頊憲考二卷帝繫詁一卷詩序去害釋滯發微四卷凡十四種藏於家